



增
清
甘
泉
縣
志

函陸拾

ル 5
3144
16



門 5
號 3144
卷 16

增修甘泉縣志卷十九

甘泉縣知縣吳鄂峙 張宏運 王熙泰 原纂

甘泉縣知縣陳觀國 揚州府教授李保泰續輯

甘泉縣知縣徐成敷 桂正華 朱公純 增訂

藝文志上

詔

漢順帝追褒廣陵太守張綱詔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
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
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
愍焉 兩漢詔令

梁江淹柳僕射為南充州詔門下河充衝要維捍中畿
司牧之任宜詳其授後將軍領軍新除尚書左僕射瀕
陽郡國公世隆業體淹濟思情通敏功書王府績彰累
任必能宣宏恩政威懷萬里雖哀毀頓而禮有權奪

陵集

宋太祖建隆元年幸揚州詔朕以叛臣負國克黨嬰城
勞將帥以征行救生靈之塗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
川將親示於撫巡須暫離於京闕朕取今月內幸揚州
凡所供須務令省約方期靜亂無至勞人餘依征澤潞
詔書從事

宋史

又寬卹揚州詔王者伐罪弔民戡難旣清於氛祲班師
振旅推恩宜及於幽明朕親御六軍已平孤壘念丁民
之力役冒矢石以捐軀或軍民曾被於脅從或部曲尚
懷於反側俾遂來蘇之望爰行在宥之恩應揚州城下
役夫內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疋仍復其家三年長
吏倍加安撫尸骸暴露者仍令使臣收瘞城內軍人及
李重進元隨軍家口骨肉並無犯罪逃亡者聽於所在
首身押來赴闕

同上

敕

唐憲宗條貫江淮銅鉛敕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

重須有變通比者銅鈔無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銅鈔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切共勾當事畢日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煩會聞奏

舊唐書

宋英宗治平四年罷揚州貢獻敕詔諸州貢物有一郡而歲三四至耗蠹民力莫不由斯令罷之揚州歲貢新茶一合藏薑五十罐亦罷

宋史

哲宗元祐七年賜知揚州蘇軾停征淮浙逋欠敕詔淮浙逋欠最多累歲灾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得一麥淮西未保收成應淮南東西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

有無官本並得與權住催理一年已有寬限者即依元

降指揮

同上

高宗建炎三年罷揚州等處土貢敕應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內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合依格起發外其餘土貢若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貢

同上

策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曰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史記

三王世家

制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鄘平章事制弼成庶政必屬於長才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況參酌理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爾德將諧具瞻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鄘性惟直方器本宏固冲敏可以成務通明可以質疑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達畧歷居雄鎮累服大僚臺閣藩方動流成式資爲重望綽有餘才必能翼宣鴻猷導迎和祉是用徵拜陟於黃樞竭爾訏謨司我號令法期畫一俗俾康甯寅亮庶工屬在良撫爾其勤思至道以洽太和戒之敬之往踐厥職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

文苑英華

又王播平章事制宰相之制所以撫鎮國家出納王命

弼亮刑政燮理陰陽爲一人之股肱注四方之耳目僕射之職在於參贊萬務統率六官師長百寮總臨臺寺冠中朝之碩望爲多士之具瞻其有久司利權累分闕寄位重邦教任隆臺堦爰因入覲之榮再賜登庸之命俾升鼎鉉用輟旌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臨海縣牧等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王播知識精深機神敏達長才適於通變雅量得於寬明亟登將臺仍佩相印休聲早振於全蜀成績近著於維揚

山澤之貨無遺輸轉之資相繼用佐經費克彰忠勞朕獲守宗祧君臨億兆尙賴匡救底於輯寧於戲爾有嘉謨我求懿德將期納誨以及交修冀霖雨之濡能普被於四海舟楫之利無專美於一方寵以端揆之榮仍茲權筦之重往踐乃位汝其欽哉可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勳功如故同上

南唐徐鉉馮延魯江都少尹制敕朝議郎行尙書虞部員外郎武騎尉賜緋魚袋馮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田制克勤於事以利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聞眾

庶未甚樂成矧彼浩穰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畢
舊功其在條理得中厚薄無撓俾乃比屋延遂所安至
於刑讞之繁亦以公平為用務令稱職無忝加恩可以
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騎省集

表

北齊溫子昇為廣陵王讓吏部尚書表假勢風雲非由
羽翮徒得推遷就僂俛當官會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
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尤切抑揚智地用舍
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
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溫侍讀集

續志考正元魏封宗室廣陵王羽并不臨鎮但取
廣陵二字而已收入封爵內已屬附會溫子昇為
作讓表尚在魏時未入北齊

唐蕭穎士為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臣某言
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乎化有助嘉祥必臻故升
中於天而靈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
以降遼哉負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邈效藪威夷簡
牒與時而升降者亦往往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粹闡
祖宗之體命俛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祕祉若今之盛
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衷神有契而斯

增補甘泉縣志 卷十九
轉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繁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
乎言焯敘千秋表節則緣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
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元皇帝座隅有毛龜
出見翠毫金介爍日霏烟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
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茲休徵
委集萬方是幸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喜悅之至謹
奉表以聞

文苑英華

宋韓琦揚州謝上表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
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訖臣謬參樞筦無補
聖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祕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

優過爾被恩得無懷愧中謝伏念臣朴忠守道天賦難
移孤直任眞聖知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
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軟之譏自元昊
僭狂西陲震動乃承人乏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
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効凡陳
鄙意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耻依
阿之說會儉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
獲視篋書之謗旣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
諫閱茲虛罔之狀卽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鄰乃
來詆訾不可更塵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

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尚錄舊勤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寧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講治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營禦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粗安在臣治則未報敢不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安陽集

歐陽修揚州謝上表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誥敕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

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托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敘進于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

中謝

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

匪躬之節悞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讐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眾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幸繁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而猶甘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

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
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為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
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道

居士集

劉敞揚州謝上表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為
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慚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而
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
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邁茲昌辰幸得出入
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劍佩錯

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地偷得便安之私蓋引
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
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揆
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
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飾固
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公是先生集

文

宋李曾伯淮東制府簽廳議堂上梁文淮海殿邦偉軍
中之元帥藩垣建幕來天下之羣英聿觀棟宇之新始
覺履簪之盛某官輟絲紫橐來建青油蚤從四方之游

幾環轍迹徧作諸侯之客屢傍人門飽諳出塞之吟慣
識從軍之樂今乃總貔貅之戍是以隆羔雁之儀眷陝
東西責任之方兼非洛南北人才而孰任緬懷故老主
賓魏國之舊游尙友前修文字樊川之重見對此月柝
燈棊之談笑與夫雪裘風檄之勤勞雖多贊幕以持麾
或已聯鑣而向闕假途於是傳舍視之然而賓蓋繽紛
議堂湫隘豈以定遠懷歸之際不爲叔孫必葺之圖大
宋小桷輪奐美哉後勁前茅規模遠矣突兀見眼前之
屋周旋運掌上之圖共濟其間相觀而善巡簷索笑不
妨訪東閣之梅花倚檻揮毫要復見平山之楊柳輒陳

韻語以相斲聲 拋梁東樽俎從容可折衝一把平安
傳夕燧邊無牧馬與彎弓 拋梁西畫棟參天萬象低
須信眾思能用蜀豈徒三寸可降齊 拋梁南畫永清
油足笑談毋翫池荷從水泛要培亭竹與雲參 拋梁
北將見呼韓來上國一朝露布清晝傳指日銅駝出荆
棘 拋梁上檄筆如飛光萬丈鸞臺鳳閣由此升何止
區區舍人樣 拋梁下燕語清風新賀廈長安二月花
正濃得意歸來上金馬 伏願上梁之後皇威清海岱
萬宇昇平幕府省書文一堂整暇贊席上過師之畧收
碁邊破敵之功道誼交符有綠水紅蕖之樂勳名鼎盛

驗赤雲黃色之祥

可齋雜稿

方岳淮東制司儀門上梁文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
樞小朝廷鎮安夷夏乃考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衛之威
儀雲麗崇閎春生列棨時則捷羽連飛於凱奏綸函誕
布於恩言嘉我蓋臣進班端相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
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巍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琯戈隼
旛而寧涇俗有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戟神聽茲輿頌
東東華瑞色曉曠曠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
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東京觀欲與平山
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覃兵禮已清淮左右君王

咸五更登三

北北虜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

萬里車書今混一

上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

秦階夜草黃麻拜端相

下下眎靈臺雲閣畫戟衛重

新漢舊儀耽耽氣象傳夷夏

伏願上樑之後棨戟風

清塞垣塵靜江關萬里重開有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

沐吾皇之雨露相茲同德悉底丕平

秋崖集

方岳揚州勸農文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
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繹騷以患吾父老荒而
敷蓄用不遑於厥家爾父子兄弟亦惟艱哉今天實祐

增修長興縣志 卷之十
二十一
我宋歲仍大熟有逋虔劉宵遁窮北爾父老其修乃疆
畝濬乃澮洫簡乃錢鏹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返天
之大豐美守閱再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倣興用
咨爾一二父兄惟田里熙熙以躋泰和時則有豐年毋
訟惟仰父俯子勤勞於厥躬時則有豐年毋游惟不滯
於非彝以愒乃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於甲兵以
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狠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
教同上
又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
塵之驚而寇戎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父兄子弟蕩

析流離竊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
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饑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
茲寇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其歸而田里葺爾室廬簡
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之爾
毋憚以告我同上

奏疏

宋范仲淹議弛鹽禁疏畧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
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
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

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文正公集

歐陽修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病死雞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且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殄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又加近年以來省司屢令南方歛率錢貫而

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加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致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居士集

蘇軾乞免追理揚州積欠疏畧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

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欠負並乞依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閭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蘇文忠公集

又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奏畧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

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勅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同上

又辯倉法劄子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

猛政可恃而爲治也自有刑罰以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對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

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疏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卻送戶部或卻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才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

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並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同上

李及乞罷揚州貢薑奏畧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薑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廢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宋史

鼂公武請展免上供米麥等錢及放免二稅奏本路節次承准指揮將人戶稅賦已展免其合發上供諸色窠名等錢斛亦蒙朝廷節次全行放免至乾道六年分上

供錢縣進奉天申節銀大豐銀絹等並經總制等窠名錢承降指揮以三分爲率起發存留二分應付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其餘銀物斛斗隨稅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發前項上供諸色窠名錢物斛斗若是全行起發委是椿辦不前兼管屬江都泰興人戶今年所種稻麥各是蟲傷旱澇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爲頭起理人戶二稅委是難以輸納竊恐未稱朝廷寬卹之意望許令本州且依遞年體例將合發上件錢進奉聖節銀等土貢物色坊場等錢以三分爲率蠲免二分仍舊起發一分外其餘合發年額上供米麥等

錢乞賜全令展免應付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及二稅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幾少寬民力使荒殘州郡少可支吾

同上

張浚論車駕不可久駐維揚疏畧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借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於此何怪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駐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先措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

張魏公集

國朝李宗孔請革鳳米收兌之弊疏題爲敬陳鳳米收兌之弊實爲兵民大害請乞卽行改革以免兵民交困

事臣查江南廬鳳淮揚四府州縣有鳳米一項設立戶部徵收原故明時爲守鳳陽陵寢之兵而設也我

朝

龍興守陵之兵久已裁汰其鳳米改作兵米自應各府

兵丁就便領放乃鳳陽留守衛運軍行月二糧仍照舊

設立監督司官駐劄鳳陽徵收其他府州縣徵解鳳米

臣不具論如江都縣每年額徵鳳米五千餘石解鳳倉

二千一百三十八石解淮倉二千八百餘石其支給揚

營狼山各營官兵之米俱在此內鳳陽距江都陸路五

百里而遙水路由洪澤太湖將及千里解米員役無論

有湖河風濤之險而每鳳米一石則水腳銀四錢六分

耗米加二是鳳米一項歲費民力千有餘金不止其解
淮倉米每石水脚銀二錢四分耗米加一淮安距江都
水路三百里而遙是淮米一項歲費民亦千金不止此
皆僱船僱夫交兌使費而催米驗米守候批迴之費尚
不計焉及支給兵米如狼山營距淮安則八百餘里距
鳳陽則八九百里官兵領米又費往來脚費盤費領米
一石實惠不得五斗是此項鳳米竭民之力領之兩倉
民多解米之費兵有領米之苦兵民交困江都一縣如
此其他府州縣可知矣向來議格而不行者以上下衙
門戀戀於陋規使費而不能舍也今幸不一即端立可

皇上簡用總漕弊絕風清正在此時伏乞

皇上敕下總漕從長計算合無將揚屬鳳米儘兌揚州各營就

近官兵淮安鳳米儘兌淮安各營就近官兵廬州亦然
其鳳屬鳳米儘給運軍行月二糧其四府之米儘兌官
兵運軍外所餘之米亦無幾矣應改折色或兌本處兵
餉或解藩庫支銷如此則地方民無煩費兵得實米夙
弊永革咸頌

皇仁無既矣抑臣更有請者徐德臨各倉其間軍民交困臣之

所聞亦多類此并

敕督漕撫諸臣悉心釐正所關非淺也

許承宣請禁額外賦稅疏題爲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
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民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
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雋秀者爲士士僅處什之一耳
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
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設稅以歛之此自古以來之
常法聖王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
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卽
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
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民者固有定例矣

今也不然船廠炮廠須用鐵則賦築河隄須用夯木則
賦決口捲埽須用稻草則賦下椿須用柳則賦絮埽須
用白麻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爲上用猶易辦耳若
採鐵於不出鐵之鄉責麻於不產麻之地旱曠草枯水
澇木壞徒肆苛索祇費緡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
倖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應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
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爲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
揚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
田已役其二矣頃河流潰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

增修甘肅通志 卷十九 藝文
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卽里地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卽令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亦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籬土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尙不足以應其求剝髓捉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苦瘁之民卽我

皇上捐賑啜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

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關所以明禁網疏濶不欲多爲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爲光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

江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意況近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人以茲擾害乎即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其中一線漕隄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又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騰聚一隅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指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關而再稅也近聞許墅關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欄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

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官其他睹聞所未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羅網移步觸禁莫施徵貴徵賤之智徒雇左顧右顧之憂風雨停楫而傷心衣囊質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逃而不可

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關滿料不過二兩六錢七分濟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此苦於稅外之稅也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 款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發覺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矚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有處分卽督撫亦會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竇日深若非

天語重申何能諸弊悉革伏乞
敕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縱不能盡繩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因敵之憂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雍正江都縣志

書

宋鄒浩上王左丞書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

知浩詳愛浩至者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朋好也視同僚爲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下公將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子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揚爲東南一都會類宮萃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倦也刺史更加意焉霽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爲善父誠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稱

盛德賢能成器惟恐不先冥頑悛惡惟恐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浸尋乎仁義廉耻之風而黃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揚之建學爲日固久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棟宇其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爲不亟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驂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爲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況欲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乎是可爲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賢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

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
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
俾韓陳二公擅美譽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
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爲得也子不聞王
公之爲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倉皇如平日才至大也
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
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
爭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爲小官時已如此矣譬
松柏纔拱把而礪砢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
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

姓之書而全百千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徙墓之請而安
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寬市易之逋措曲獄之刑
下膏澤於旱暵可憂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
他蓋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能使普天之下無一
夫不獲者明效已匪朝伊夕入秉鴻鈞弼亮聖主道隆
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是豈區區於一類宮哉況督府千
里之內官吏待之而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
百工斲削商旅代之而裕阜通非特頒宮之士願深而
望切焉子之所言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楚國
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情故專

在一身而遺類宮後之所以闢浩者歸於公議故博及天下而畧類宮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者獨以類宮為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可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乏於揚之類宮者也知類宮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既退浩因記其言今綴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屬以職賤拘文不敢越境外謹遣諸生持書前迎台旃干冒鈞嚴浩無任背汗肌栗之至

道鄉集

明王良荅林子仁書

揚州守劉愛山託子仁召見心齋先生先生故有此荅

續志考正王良係泰州人與甘泉無涉其中贈送太守之文亦非邑志當載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者公山佛肸召子尚欲往而況其以上者乎欲往者與人欲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為善不誠也使其誠能為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

心齋先生全篇

國朝雷士俊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二月三日揚州府
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獻書師臺執事士俊前日
出新城之門外見死尸遍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
氣息奄奄待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
然矣聞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自喜身未遇
時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嘆而已如
秦人之於越人恬無與已事因念今之爲民父母者不
知孜孜圖圖而無能辦歟抑諉乎天菑而處之宴然歟
但爲民之父母而覩其赤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
士俊聞陝西河南諸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

江都米雖貴纔斗二錢有奇而已江都之米直僅陝西
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
江都之米五斗江都於今天下未爲甚荒矣而民之餓
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末
作依之而生一日所獲雖侈祇供一日酒肉兼之土號
沃壤間苦歉饑亦無大稔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
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輒較前倍艱并累日
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斂手而斃無足怪者古
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雖有凶旱水溢民
無菜色舊制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

內須足一年之費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雖以濟民亦甚寡少而於民無毫釐之益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諳諳勸諭醜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今踰月而賑粥又已停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指揮之而止江都之民素無升合之積而豫備倉久已廢弛當此荒歲恃粥以延須臾之命而賑粥又止則民之死也必矣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亂撫按未知深察今所慮於

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今地著之民無食而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之數而給以自今至麥熟若干爲粥之米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釁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熟斂官私之貲倣李惺耿壽昌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糶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踴民免於饑以無虛舊制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議此嫌於迂闊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

其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調畫以進士俊讀聖賢之書
歷考夫秦漢以來文章本末源流之故而於斯世之務
耻有所不通樂觀古人察吏理財安邊寧邦卓然可稱
者而師臺經學爲天下所推宰江都數載心無一事不
切於民士俊願見而未見者也故敢獻其芻蕘之識亦
有可採否也竇犯威尊不勝惶恐

艾陵文鈔

啟

唐羅隱謝江都鄭長官啟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
循世態放蕩宦游劇談以雞肋況時偶對以馬曹當職
而自黃塵北犯翠輦南巡張掾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

翰本慟晉朝於半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
甚逸所得何多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暘媚景別受指
揮登臨則光祿寒山悲歎則雍邱明月憑何徑隧遠此
津涯某海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鷓不中心將風
霜委地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叔
夜燈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遊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
豈謂長官獨好斯文仍留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慚那
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敢
効彼蠅頭騰於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寫可
知旋長烏絲之價謹啟

羅昭諫集

對

漢董仲舒粵有三仁對江都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

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碣砮之與美玉也

董膠西集

議

國朝錢謙益孝譽先生私謚議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揚州顧君卒江左薦紳大夫與顧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做故人私謚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甘

義足以參其心而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
志士殆所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
習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有事
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麓川騰衝之役爲比旣而有封議
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兵援遼牽連謫戍亦
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
之議考私謚以易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
感奮豎立庶可以稱塞我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
按謚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緹騎及門
銀鑰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旣免然後跪謝

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報國身瀕九死己巳之
冬詒書告別單車就道誓獨身死終口以解嚴而止可
不謂秉德不回大慮行節乎東海侯得謚孝國史以爲
異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謚法狀古述今日譽君著
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家之史也論
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官緩急詩不云乎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可謂譽矣請謚曰孝譽先生謹議
牧齋集 以上原志

江南協辦總督河道臣嵇璜謹

奏爲敬籌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工務仰祈

聖訓事竊臣凜遵

皇上諭旨前往下河率同何燭悉心詳勘淮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緣邵伯迤東地脈高阜天然限制各有分途若欲使之向若歸墟必順其就下之性臣查下河歸海之路從前所建各閘丁溪小海地勢外高不能洩水其草堰劉莊伍佑新興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鬪龍港新洋港等口歸海惟查劉莊之大團閘至新興場之石礎閘相距五十五里中間並無一閘應請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巷地方添建五孔石閘二座開挑上下支河引歸新

陽港入海又查石礎閘天妃越閘兩壩裹頭尾土俱已塌卸應請一併修補堅固又各閘下支河年久淤淺現在此閘底高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應請勘估興挑又沿海港口現俱深通惟射陽湖灣曲太大洩水不暢竟有東西俱隔里許而南北繞一大灣至數十里者應請勘估挑通俾得徑捷歸海至於串場河以西河渠甚多其導水順而現今淤塞者如秦州之孔家涵鹽城之岡溝河皮岔河三處應需疏濬深通以資利導又高寶運河東隄原設石閘十餘座水大則藉以洩水歸海水小則藉以灌溉民田甚為有益今查郎兒閘子嬰南閘並

邵伯之三閘年久傾圯應請拆修以利啟閉以上皆下河歸海之路第查下河州縣本係水鄉形如釜底每遇霖雨兼旬卽遭滄漫若高郵諸壩過水太多盈科漸進方能歸海而下河已不免泛溢查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臣查運河歸江之路芒稻閘董家溝石洋溝廖家溝四處閘壩共寬八十六丈邵伯以南運河東隄舊設有金灣六閘金灣滾壩東西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等處共寬九十餘丈上下相應用以導水入江今查東隄僅金灣六閘並灣頭閘過水通計七閘

口門止寬十二丈八尺尙不如芒稻東西二閘之寬鳳凰橋正南木橋過水甚爲微細東西灣壩面本高金灣滾壩壩淤土久積以致運河之水不能及時宣洩臣於五月內

奏明動支帑銀一千兩將金灣滾壩並鳳凰壁虎二橋抽挖溝槽不過暫爲宣洩之計應請俟霜降後將金灣滾壩刨底一尺東灣壩改低二尺五寸鳳凰壁虎二木橋下淤灘一并挖深比運河底高七尺爲準再西灣壩形勢不順無庸挑挖應請將東灣壩添寬十二丈壁虎北木橋之上另開河頭十二丈添建木橋一座滙入壁虎

橋引河內以資宣洩又金灣閘底尙高應將北閘底改低一尺查上年已經兩淮運使會同淮揚道估有成數應請照案辦理東灣鳳凰壁虎等橋壩外支河應請照所改壩脊一律挑深方得湍流無滯又邵伯西岸諸港口爲湖水遞入運河之咽喉內有蔡花港奶奶廟港陳家港紅橋港久經淤塞臣於五月間

奏明疏濬已經完竣惟查邵伯諸湖遞注之引河多有淺阻不通平時不能暢流每致停蓄積水盈滿湖中應請將黃子湖通連朱家湖之湯家泮引河改向西南疏濬寬深再朱家湖通連董家湖之王家庄地方開挑新運

河一道直注董家湖以達孔家橋形勢灣曲應請於東首另挑引河入尤家窪下接挑新河一道由蕪城墩後引入越河再將越河加挑寬深節節引導諸河積水湍流入運由鳳凰壁虎二橋出廖家溝等壩歸江又查運河寶應之竹絡壩外灘漸高難資宣洩應請於竹絡壩之南三里溝地方建設滾水石壩一座庶山寶水勢可以平緩以上皆湖河歸江之路至查宣洩機宜惟在冬春初夏若六月以後江面既高潮汐又大雖盡開閘壩而洩減無多且山盱五壩寬三百三十丈又益以蔣家壩十八丈而歸江閘壩止八十餘丈來水幾五倍於去

增修甘肅通志 卷十九
水必須長年開放寸寸洩減俾高寶諸湖預留過水之地斯不致壅滯爲患但查芒稻閘河乃兩淮鹽艘必由之路若下板堵壩以濟鹽運則河工坐悞機宜若全開閘壩以利湖河則鹽船恐致淺阻期于兩不相妨庶可行之久遠臣悉心諮訪或稱另開運鹽河道或稱于八字河築壩建閘二說皆不可行臣查灣頭至丁堰之運鹽河道現在深淺不一竟有淺至尺許者所以芒稻閘一經啟板卽虞淺阻應請將運鹽河勘估興挑以芒稻西閘底水深五尺爲度使運鹽河內長存五尺底水則鹽船可以通行而沿河閘壩可以長年啟板既有利于

河工亦無碍於鹽運再查下河各州縣小港支渠不可數計豈能普例興挑查康熙年間每歲令下河居民挑濬渠港著有成效應請責成地方官於農隙之時查明田間水道有湮塞淺隘之處傳集里民按照地畝辦理佃戶出力業主給食逐年開挑挑出之土卽堆成圩岸以護田疇是在有司善爲督率則地方日有起色每年將所挑各河造報督撫稽考數年以後庶渠港通達旱澇有備至籌辦應修各工內歸江者應請列爲急工歸海者應請列爲緩工其歸江工程須在九十月間興工方爲有益仰懇

皇上敕下督河撫鹽諸臣會同確議如果應行興舉即速確估具題務於秋汛後刻期償辦以收實效再各工內所需銀兩有隸屬水利應於江蘇藩庫內動支有隸屬鹽務應於兩淮運庫內動支隸屬河工應於河庫內動支者統俟會議分別辦理合併聲明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臣高晉臣陳宏謀謹

奏為遵

旨勘議事竊臣等接准

廷寄尚書嵇璜奏請於邵伯運河東岸之金灣滾壩下開挑引河並將廖家溝石洋溝董家溝三壩改低三尺使

歸江去路既多則歸下河之水自少等因欽奉

諭旨交

尹繼善等勘議欽此經臣等會委淮揚道何煇勘估詳候覆勘因督臣尹繼善前赴江西審案河臣白鍾山患病尚未會勘今臣高晉自京回南臣陳宏謀正在淮徐接准督臣尹繼善來札以江西甫回又現在奉

旨進

京不及會勘查時屆仲春汛水將至不宜再遲臣高晉與臣陳宏謀隨即會同親往查勘金灣壩上承諸湖之水為歸江要道緣壩下引河仍滙入金灣六閘河內宜洩不暢且易淤阻臣等細按地勢情形應如該尚書所奏於金灣壩下另開新河一道俾減下之

水由董家溝直捷注江又董家溝石洋溝廖家溝等三壩均屬歸江尾閘現在壩底尙高亦應如所奏將壩底各改低三尺與芒稻西閘之底相平則尾閘更爲通暢臣等復上下相度悉心籌議南關等壩現擬封土三尺將運河東西兩隄量爲修補以資防護則是高郵等湖水歸海之路旣已節減必應將歸江尾閘多方開展以達其暢流之勢今金灣壩以下旣已另開新河其原設之舊壩僅止四十丈不獨壩面覺小且形勢亦覺背流并請於壩北展寬十丈連舊壩面共寬五十丈以順其吸川建瓴之勢則洩水更多

又迤下東灣西灣地方舊設有滾壩兩座減洩湖河之水直注石洋溝歸江緣西灣壩下引河短促僅長二百二十餘丈卽與東灣河相合非特水噎不流亦且阻遏東灣之水倒漾出運今應將西灣壩下引河取直加挑三百二十丈至太平橋始與東灣之水合流則流長而勢順庶西灣滾壩方爲有益再迤下鳳凰橋引河洩水係由廖家溝歸江因年久未修河內間有淤灘水勢不能通暢亦應挑濬寬濶以資宣洩至金灣壩下旣開新河壩面又擬展寬則就下之董家溝壩面并應展寬十二丈連舊壩共寬三十丈石

洋溝壩舊有耳閘兩孔實屬無用今應將磯心拆去
卽以閘牆爲滾壩裏頭計展寬五丈四尺連舊壩共
寬三十〇丈四尺廖家溝壩面原寬十六丈連年刷
寬三十八丈應就現寬丈尺於東牆修建裏頭共寬
四十四丈各壩俱經改低又復展寬其壩下引河凡
有高仰淤灘積土酌量水平挑切寬深如此一律辦
理庶幾歸江之路暢而南關車邏東注之水自少矣
以上各工約需銀一十四萬兩因係急辦之工臣等
一面咨會鹽政高恒在於運庫銀內如數解交河庫
道應用一面分段落派委附近之同知通判州縣

並河員中幹練工程之員按段承修剋期興工並委揚
州府知府孔傳炯原任蘇州府姜順蛟往來監工責成
淮揚道何煇常鎮道錢琦上下稽查定限汛前完工臣
等仍隨時留心督催務期工歸實濟不容草率浮冒以
副

皇上垂念湖河保護民生至意除飭司道造具估冊確核會

題外所有臣等勘議飭辦并請運庫銀兩緣由理合繪圖

貼說會同兩江總督臣尹繼善江南河道總督臣白鍾

山具奏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

臣劉統勳臣兆惠臣高晉臣陳宏謀謹

增修上臬縣志 卷十九
奏爲遵

旨會勘事臣等仰蒙

皇上訓示前往高寶甘泉運河相度疏洩機宜沿途查勘測探
運河水勢現在深通至湖河之水以五壩爲來源以江
海爲去路而歸江多一分之水卽下河受一分之利臣
等遵

旨查勘運河歸江之路自邵伯以下向設有灣頭閘壁虎橋
鳳凰橋西灣壩東灣壩金灣滾壩金灣六閘共七處俱
係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廖家溝石洋溝董家溝芒稻閘
等四河分流下注茲細加查勘內如灣頭閘洩水最暢

壁虎橋河僅長一百餘丈卽與灣頭閘河相連鳳凰橋
河兩岸陡崖歷來積土甚高難以展寬且該處磚木橋
三道河面已寬十餘丈足敷分洩均不必另行辦理外
查金灣壩引河係上年新挑該處緊接六閘地居上游
由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最爲便捷惟是滾壩寬五十
丈測量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寬八丈尙覺未能暢達又
金灣六閘舊有鹽河由芒稻閘歸江最爲寬深從前原
係與金灣壩之水滙歸入江去路甚暢今金灣滾壩旣
另挑新河該處六閘金門尙存其舊僅寬十丈八尺未
免來源過窄又東灣滾壩先於乾隆二十二年落低三

尺西灣壩未經並落宣洩不暢以上三處臣等公同商度酌議將金灣壩新挑引河再行量爲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河身下游地勢稍仰亦應一律再加挑濬深通使有建瓴之勢六閘鹽河舊爲歸江水道向設南中北各二閘河頭築隄分爲三路滙歸一處其北閘二門爲運鹽要津南中二閘閘底較高原係相機蓄洩較之滾壩過水尙覺遲滯應將北二閘仍畱以濟鹽運自中間迤南添建石壩三十丈并將中間照舊存留與北閘相隔二十四丈閘下土隄再行量爲接築加長并酌挑引渠以順水勢其下注之水旣與鹽運並無妨礙而盛漲

之時湖水得以暢達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三尺并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以導引水勢如此則高寶諸湖歸江之路益增宣洩之形益暢實於下河民田廬舍大有裨益謹會圖貼說具奏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

跋趙子昂鮮于伯幾與朱總管手書

蘇天爵

至元五年己卯予被命使憲淮東訪問故家遺俗郡人皆言總管朱侯族世之懿侯本泰安著姓當江淮內附之初以材能擢守維揚有惠愛於民民不忍其去因留家焉歷典六郡其治猶維揚也侯旣違世子孫皆讀書修行爲士大夫家所與婚姻亦皆一時名流碩輔夫淮

南之俗喜負販以牟市利雖公卿大族猶或然也而朱氏獨以清白文雅表儀一方不亦甚可重歟余忝官于此以肅清風化爲任夙夜惕焉惟恐得罪于巨室朱侯之孫道定方爲憲史以趙公鮮于公手書示予且曰先公在時圖史甚富向因回祿之災僅存此帖庶見先公交游之盛予嘉其意書其後而歸之俾觀者不徒玩其翰墨而已

曹氏世譜後序

楊維禎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年幸祖宗墳域先人某水某邱尙在兵息將挈

家還鄉得先生一言敘其譜庶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省僦使妣周繼王使君卒王以盛年守節考某翊正司照磨贈爵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游宦于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有立長子時昇廣帥府奏差蚤世次時泰爵奉議留守司經歷至正癸巳某相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奮然無讓歷險涉海鯨浪猝作舟覆而沒相閱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

早有文名三淮兵梗奉母及孥脫難出虎口辟地於杭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晉海道府掾起漕抵京師上多其功賞官嘉禾照磨道海還吳值風舟沒萊州洋妻舅氏霍仲臯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時貴人有聞其才欲斂其志誓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如庸婦人畔教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絕之妯氏鄭與李聞其志節相率守嫠而亡他志李氏一子力紡績資之出就外傳使勵學罔墜前聞人世胄諸子亦相率有成三節氏胥有請於復曰願歸故鄉守吾舅姑墳墓且使諸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邱無纖毫憾復之歸計遂決行舟泊

吾門霍氏持茗且爲吾老妻壽復再有啟曰某不幸三伯氏天命而邱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鐵史筆傳信過國史倘得餘論獎重之非特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矣

鐵史論曰歐太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斷臂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男有沒王事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凝妻代有歐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錄之以繫曹氏譜亦使亡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云

送王至善序

貝瓊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填委民生其間不務稼穡雖髻鬣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蒿妖冶長則走狗飛隼擊丸蹋踰窮日夜爲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能入者其有趨于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之則爲豪傑之士出于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爲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于風氣余于揚之士誠百一而爲收焉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曹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

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蓄之大而應于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于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于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于簿書者將見信于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束于龍門呂梁而後達于海千尋之木厄于霜雪而後參于天爵祿之來惡可涯也哉

靜怡精舍記

張呂甯

靜怡精舍者武林李叔成僑而讀書之室也室在廣陵之閭閻不隘以陋不侈以華疏櫺豁如素壁淨如叔成

藏修而游息吟諷而歎歌怡然自樂其樂不知戶之外
輪相擊蹄相劇而茫乎野馬之吹人也既匾以今名而
命晉安張呂甯記之呂甯知叔成者也爲言曰夫喧寂
存乎人非境之謂也戚忻絲乎我匪物之謂也叔成先
從其先大夫復初公尹江陰已能滌去紈綺卜築川郭
之南圃有泉石松筠室有經史子集其忘年友澹齋劉
侯題之曰泉谷小隱而泉石王先生序之江淞右轄韓
公叔亨暨海內名士皆詩之後居京師之思戍里又能
屣視軒裳構草堂以燕處雖夜風雪必延朝士之知己
飲酒賦詩不輟也故淮西憲僉王公繼志題之曰聽雪

齋仍爲記焉而禮部尚書王公師魯及朝行之舊故亦
皆詩焉斯二者皆靜怡之實也今茲之於廣陵亦然豈
必效深山之木石而後以爲靜待隴上之雲月而後以
爲怡哉予知其趣與境俱融樂隨物而寓非有得於問
學者曷足以臻茲叔成名繹仲方按察先生之孫可與
大參張公之甥今翰林學士承旨元朴公則其舅也其
家世問學淵源蓋有自云

重修法海橋記

馬駙

出郡城西折而北二里而近有寺曰法海創造經始莫
可考寺僧淨杲爲予言寺存斷石經幢中有天祐字知

爲唐物嘗築垣得廢井壁文曰開皇開皇隋文帝年號至是幾千年矣出寺門而東舊有石橋建始亦莫可考凡郡人有事于西郭掉小舟自南而北由是橋達寺踰寺不數里爲大明觀音二寺循岸轉而西爲茅義士祠其陸自土穀壇道新雷二塘汴渠甘泉其外百里高郵天長諸湖罔不循由是橋蓋一郡之名勝西北之要轄也歲久風雨剝蝕漸圯而壞壤土壁石下湮上泐杲時爲寺主僧思起廢而取新屬揚州衛指揮致仕火公暇日與客過寺顧瞻頰仰因杲所及而慨然任之召工會計取石于吳踰年而橋成所費踰百金華偉堅壯崇址

而堅垣濬其下益深車馬戴負牽挽擢掣日相尋于土舟楫往來簫鼓填咽日相尋于下是舉也其費盡出于公未始釀金于人杲乃礮石戴跣謁記於予予因不辭而記其顛末如此公名晟字尙明爲橋時年七十有八杲字東陽始終於橋者也其徒道倫孫德訓嘗用力畚鍤之勞例得附書是爲記

谿谷生傳

馬駙

谿谷生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其姓名好黃老嘗讀伯陽父書至歸守谿谷之論嘆曰嗟乎伯陽父謂我矣又曰是翁可人其道當從因自號谿谷生人故無少長貴賤

增修古身集元 卷十九
皆呼谿谷生生聞人以是名稱輒狂起舞舞已仰天長
嘯或抱膝誦伯陽父書不絕口客至無主客禮亦不爲
送迎谿谷生性冲素不爲嶄絕崖岸脂韋圍轉與世浮
沈然頭方不會公府事見達官貴人直以頭搶地或負
壁終無一言卽言皆悄悄况空洞無外戾契語乍聽不可
端倪或以事苦谿谷生谿谷生跪拜速下遇醉卽卧酒
醒徑去人曰生詐人也今天下爲利者十室而九生顧
自以爲遠聲利邗溝西有漢人舊陂決水種稻歲可得
萬石羣赴生日事主兩郡倅兩倅皆有子從生遊生啟
口卽得願奉陂旁上畝十之六爲生壽谿谷生罵曰若

等自謂誦法孔氏孔氏吾兒時爲塾師所強今老且廢
盡忘僅記其書有所謂舍己之田耘人之田者讀其書
而負其言吾爲若等不取也后土祠前有廢垣隙地下
直闖闖屋其上歲可得萬錢有好生者奔告生生謝曰
夫利者害之門也强者怨之府也私者謗之致也名者
實之賓也利入則強出強出則私著私著則名立名立
則謗生謗生則實亡某雖愚不願爲也生嘗間行市有
父老見而驚曰是嘗上書忤公府公府惡其直誦其辭
於眾期必中生使邏者百方攬撫無所得又上書御史
臺直言其過被逮而辭不屈久之終無以坐奇氣直節

勃勃動人有古史汲之風著書數十萬言言久安長治靖邊禦侮之道今乃爲黃冠服舉止羞澀如細民女子一變而至此耶然終不得其姓名或曰廣陵有馬駙次甫者卽生或曰非也生年過百歲道成入蕃釐洞天著書書成而隱多往來江湖間人有見之者

論曰谿谷生有道之士也予嘗聞父老言生于天下書無所不讀功令嚴苦少欲以事功顯慨然慕賈誼劉蕡之爲人中更事變去而隱于老氏又曰生好遊經閩九日山上赤城四明自浙歷三吳浮淮泗放呂梁吹笛桓山之上由齊魯達京師久之而歸歸道成不復出矣又

曰生雖學黃老而不廢人倫佳時暇日奉母出遊生爲古衣冠時時起舞母前爲壽御內嚴兄弟宗族皆有恩義友朋觴詠竟日急則可倚生亦曰貧賤患難無所歸是當歸我依約玩世其于孔門伯夷少連之徒與故曰生有道之士也

影園自記

鄭元勳

山水竹木之好生而具之不可強也予生江北不見卷石童子時從畫幅中見高山峻嶺不勝愛慕以意識之久而能畫畫固無師承也出郊見林木鮮秀輒留連不忍歸故讀書多僦居荒寺年十七方渡江盡覽金陵諸

勝又十年覽三吳諸勝過半私心大慰以爲人生適意無逾於此歸以所得諸勝形諸墨戲壬申冬董元宰先生過邗予持諸畫冊請政先生謬賞以爲予得山水骨性不當以筆墨工拙論余因請曰予年過三十所遭不偶學殖荒落卜得城南廢圃將葺茅舍數椽爲養母讀書終焉之計間以餘閒臨古人名蹟當臥遊可乎先生曰可地有山乎曰無之但前後夾水隔水蜀岡蜿蜒起伏盡作山勢環四面柳萬屯荷千餘頃萑葦生之水清而多魚漁棹往來不絕春夏之交聽鷗者往焉以銜隄之尾取道少紆遊人不恒過得無譁升高處望之迷

樓平山皆在項臂江南諸山厯厯青來地蓋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間無他勝然亦吾邑之選矣先生曰是足娛慰因書影園二字爲贈甲戌放歸值內子之變又目眚作楚不能讀不能酒百鬱填膺幾無生趣老母憂甚令予強尋樂事家兄弟亦從臾葺此蓋得地七八年卽庀材七八年積久而備又胸有成竹故八閱月而麤具外戶東向臨水隔水南城夾岸桃柳延袤映帶春時舟行者呼爲小桃園入門山徑數折松杉密布高下垂蔭間以梅杏梨栗山窮左茶糜架架外叢葦漁罟所聚右小澗隔澗疏竹百十竿護以短籬籬取古木槎牙爲之圍

牆整以亂石石取色斑似虎皮者俗呼虎皮牆小門二
取古木根如虬蟠者爲之入古木門高梧十餘株交柯
夾徑負日俯仰人行其中衣面化綠再入門卽榜影園
二字此書室耳何云園古稱附庸之國爲影左右皆園
卽附之得名可矣轉入窄徑隔垣梅枝橫出不知何處
穿柳隄其灌其樹皆歷年久蒼之華盤盤而上垂垂而
下柳盡過小石橋亦亂石所整虎臥其前頑石橫亘也
折而入草堂家家宰元岳先生題曰玉勾草堂邑故有
玉勾洞天或卽其處堂在水一方四面池池盡荷堂宏
敞而疏得交遠翠楣楯皆異時製背堂池池外隄隄高

柳柳外長河河對岸亦高柳閣氏園馮氏園員氏園皆
在目園雖頽而茂竹木若爲吾有河之南通津津吏聞
之北通古邗溝隋隄平山迷樓梅花嶺茱萸灣皆無阻
所謂柳萬屯蓋從此逮彼連綿不絕也鷗性近柳柳多
而鷗喜歌聲不絕故聽鷗者往焉臨流別爲小閣曰半
浮半浮水也專以候鷗或放小舟返之舟大如蓮瓣字
曰泳庵容一榻一几一茶爐凡邗溝隋隄平山迷樓諸
勝無不可乘輿而往堂下舊有蜀府海棠二高二丈廣
十圍不知植何年稱江北僅有今僅存一殊有魯靈光
之感遠池以黃石砌高下磴或如臺如生水中大者容

十餘人小者四五人人呼爲小干人坐趾水際者盡芙蓉土者梅玉蘭垂絲海棠緋白桃石隙種蘭蕙虞美人良姜洛陽諸草花渡池曲板橋赤其欄穿垂柳中橋半蔽窺半閣小亭水閣不得通橋盡石刻淡煙疏雨四字亦家家宰題酷肖坡公筆法入門曲廊左右二道左入予讀書處室三楹庭三楹雖西向梧柳障之夏不畏日而延風室分二一南向覓其門不得予避客其中窗去地尺燥而不濕窗外方墀置大石數塊樹芭蕉三四本莎羅樹一株來自西域又秋海棠無數布地皆鶯卵石室內通外一窗作梔子花形以密竹簾蔽之人得見窗

不得門也左一室東向藏書室上閣廣與室稱能遠望江南峯收遠近樹色流寇震鄰離使鄧公乘城謂閣高可瞰懼爲賊據予聞之一夜毀去後遂栽爲小閣一楹人以爲小更加韻庭前選石之透瘦秀者高下散布不落常格而有畫理室隅作兩巖巖上多植桂繚枝連卷谿谷嶄巖似小山招隱處巖下牡丹蜀府垂絲海棠玉蘭黃白大紅寶珠茶磬口臘梅千葉榴青白紫薇香櫟備四時之色而以一巨石作屏石下古檜一偃蹇盤躡拍肩一檜亦壽百年然呼小友矣石側轉入啟小扉一亭臨水菰蘆羈戀社友姜開先題以菰蘆中先是鴻寶

倪師題澗翠亭亦懸於此秋老蘆花白如雪雁鷺家焉
晝去夜來伴予讀無敢嚙呶盛暑臥亭內涼風四至月
出柳梢如濯冰壺中薄暮望岡上落照紅沉沉入綠綠
加鮮好行人映其中與歸鴉相亂小閣雖在室內室內
不可登登必迂道于外別爲一廊在入門之右廊凡三
周隙處或斑竹或蕉或榆以蔭之然予坐內室時欲一
登嬾于步旋改其道於內絲淡煙疏雨門內廊右入一
複道如亭形卽橋上蔽窺處亦曰亭擬名湄榮臨水如
眉臨目曰湄接屋爲閣曰榮窗二面時啟閉亭後徑二
一人六方竇室三楹庭三楹曰一字齋先師徐碩庵先

生所贈課兒讀書處庭頗敞護以紫欄華而不豔堦下
古松一海榴一臺作半劍環上下種牡丹芍藥隔垣見
石壁二松亭亭天半對六方竇爲一大竇竇外又曲廊
叢篠依依朱楹廊俱疏通時而密緻故爲不測留一小
竇竇中見丹桂如在月輪中此出園別徑也半閣在湄
榮後徑之左通疏廊卽階而升陳眉公先生曾贈媚幽
閣三字取李太白浩然媚幽獨之句卽懸此閣三面水
一面石壁壁立作千仞勢頂植剔牙松二卽一字齋前
所見雪覆而欹其一欹益有勢壁下石澗澗引池水入
畦畦有聲澗傍皆大石怒立如鬪石隙俱五色梅繞閣

三面至水而窮不窮也一石孤立水中梅亦就之即初入園隔垣所見處閣後窗對草堂人在草堂中彼此望望可呼與語第不知徑從何達大抵地方廣不過數畝而無易盡之患山徑不上下穿而可坦步皆若自然幽折不見人工一花一竹一石皆適其宜審度再三不宜雖美必棄別有餘地一片去園十數武花木豫蓄於此以備簡緇荷池數畝草亭峙其坻可坐而督灌者花開時升園內石磴石橋或半閣皆可見之漁人四五家錯處不知何福消受詩人王先民結寶蕊樓爲放生處梵聲時來先民死主祀其中社友閤舍卿護之至今放生

如故先民吾生友也今猶比鄰且死友矣是役八月粗具經年而竣盡翻陳格庶幾有朴野之致又以吳友計無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揮匠石百不一失故無毀畫之恨先是老母夢至一處見造園問誰氏者曰而仲子也時予猶童年及是鳩工老母至園勞諸役恍如二十年前夢中因述其語知非偶然予即不爲此不可得也然則元宰先生題以影者安知非以夢幻示予予亦恍然尋其誰昔之夢而已夫世人爭取其真而遺其幻今以園與田宅較之則園幻以灌園與建功立名較之則灌園幻人即樂爲園亦務先其田宅功名未有田無

尺寸宅不加拓功名無所建立而先有其園者有之是自薄其身而隳其志也然有母不違養有書不違讀有怡情適性之具不違領灌園累之乎抑田宅功名累之乎我不敢知雖然亦各聽於天而已夢固示之性復成之卽不以真讓而以幻處夫孰與我崇正丁丑清和月邗上鄭元勳自記

影園詩序

徐世溥

廣陵鄭超宗爲園城南接蜀岡夾南湖環居萬柳間宗伯董元宰先生過而游之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題曰影園鄭子乃自志之來屬余記他日又以詩一

編畫一卷致書曰子必爲我園記若賦且序我詩夫園則鄭子自記詳之矣子未嘗至廣陵如徒按記爲賦是重影也於是讀其詩前後數百首則凡園之四望與時物及往來園中者益詳焉乃知鄭子所以工詩者古之文人多在山水之間而朋友助之今讀園記遠山近水古樹名花備矣所與游多四方賢者夫地偏則氣清而思幽交游多賢者則聞見廣而不雜是故其詩簡而不寒繁而不穢蓋專於山水者僻專於朋友者汜鄭子有二樂以治二弊宜其詩與畫並善也予嘗坐萬茂先漑園日晡微霞西窗方五六尺間疏簾交光取柳颺而映

之雜以風蕉綠影赤氣交盪混爲異彩若金在冶濛濛
溶溶湧漾不已常欲爲詩貌之經年不得今夏客楚數
坐吳石臣亭中園花負城每夕陽花影在壁城上人行
者車蓋荷擔搖扇扶馬皆參度花影中人影大倍於常
澹于花而迅于飛鳥因思詩固非影之所能盡而影有
非詩之所能傳者也退而書之請以詩序爲園記他日
如過廣陵游名園或續序爲賦未可知耳

紀準提庵

孫宗彞

準提庵爲明季疏理道袁公改建以兵燹大殿燬於火
康熙庚子山門前殿又圯神像露處不蔽風雨歷有年

所矣惟後殿僅存辛丑春余以事往郡因謀之同年陳
蔓仙暨同宗物皆特延用中禪師主法席而捐金三百
付之爲修理費歸而告先慈太宜人太宜人括冠帔諸
飾得五百金後樓重新前殿告成漸次整肅而山門正
殿未之及也丁未用中辭去諸垣屋益日傾頽曩之修
理又就破壞矣地運循環無往不復佛力宏大至教休
明會御史陳伯聞於辛亥春視鹺淮南陳君余所得士
也蒞任以千金爲余壽余曰盍以是償余準提志乎侍
御卽於明年六月建大殿次山門商士爭趨之凡數千
金越三年始成先是石塔寺有塘田悞陷在官僧一治

訟于撫軍慕公余爲之請慕公許焉批云以飯僧田爲公家用於義未安田仍歸石塔寺案遂定時辛酉六月也是時準提庵初新大眾嗷嗷無食一治遂分三百八十五畝歸準提八千大千彼此同之實報余也迺延藥崖主席大闡宗風四方法侶雲集響應嗚呼盛矣夫以蔓草荒煙之地而威儀肅穆若此更世易年其肅穆者又安知不轉爲蔓草荒煙乎是所望於後之人矣爰記顛末以示子孫并後之住持斯寺者嗚呼其慎守之哉

總憲李公半園記

張雲章

今都御史李公以少司空家居之日復其五世祖文定

公揚州之第而改葺其左偏爲燕閒之息焉地在東城面東以敞其堂由堂後北出折而西舊有屋數十楹斥而新之爲南面以適寒暑之宜門之初入曰東城書屋竝屋循修廊而入曰抵山居介乎其間者則有室焉隱以其廊之垣雖日手一編于中莫之覺也由抵山居左出梯石以登曰帆引閣閣之高凡三層中名帆引高桅大檣之往來乎揚者如往來乎閣之外焉其上爲臺則無遠不矚從閣而右出則曰宜夏軒軒之上架木甃磚形若橋梁以通於閣可以舒步而列坐直閣之前鑿爲小池引水於軒前之井隔垣而閘注之畜以文無浮以

苻藻升閣而望儼乎臨不測之溪至於疊石爲坡繞以欄楯佳花美木雜植交蔭則自初入以至軒之左右皆然由是邱壑之形成顧而笑曰足矣吾以此當世之園林鉅觀矣蓋其地本攜以隘鄰之人有以願鬻告者公謝去之不欲增闢也東西數十弓南北不數弓耳客之來者迤邐而進恍若遊乎無窮焉既成而公卽奉

召還朝

雲章過之曰此園之半也卽以半園名之可乎公之長君曰此吾父志也以書聞于公而許之卽命書二字揭諸楣而并爲文記之今世無事不以侈靡相尙巨室貴家尤增治園池亭觀延宇垂阿高下櫛比穹谷巖巖

幽深百折頃刻之間發地林立崎嶇窈窕奇花異卉羅蒔薈蔚大者連數里小者猶百餘畝或廢闕闐以足其勝或拓原衍以暢其奇寥廓悠長遊者足疲神耗而涉歷猶不得遍計其快意不過以充一時之耳目考其由來所漁獵侵牟以致之者可勝道哉以公所營構者方之未足爲彈丸一隅安能當其園之半乎名以半園予固未免乎溢之美也公之家自文定作相以來世爲卿班名在國史族之縮組紱而占甲科者累數十人淮南之李家聲冠天下公又作憲萬邦爲

天子

所毘輔使極富貴者之所欲爲亦何所不可而公仕宦

三十年始克復文定之故第而所以供遊息之樂通高明之觀者不過如此予聞公之家規廉以持己恭以遇人儉以處家厚以澤物若是易之所謂謙亨之君子也六四之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制節謹度而常不使有溢滿之慮故能祿世于家而尤集于公之身而繼美緝熙于文定之盛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舊豈徒然哉以茲之謙而益者如此則彼之盈而虧且害者可知君子之為善常欲推其福以與天下共之而肯享之獨且盡而無餘乎今年公請之于

上以師儉名其堂而

御書以弁之命其長君復葺其後之樓而合前

賜書藏之其中高其垣以障之不敢平登穴垣之上而自宜

夏之頂所謂如橋梁者而通焉于是半園之內終之以

宸翰樓而人皆以為榮不知公之不忘其先克復世守孝也敬

上之賜寶而藏之俾子若孫咸知所報稱忠也維忠與孝輔

以儉德不可以不書於是乎書康熙四十一年秋九月

重客揚州記

陳祖范

康熙戊辰年先友高山啟招先子遊揚州子十三歲隨侍先舍喬氏明年舍方氏又明年高丈實先延于家相切劘問學命從郭述堂先生受舉子業時先生館卞氏

文旭堂去高宅纔數十步率間日一往熟其街巷門闔是冬歸不復往閱五十三年來爲安定書院山長書院適當卞氏宅右過之恍然如悟前生如尋昨夢先生長者之履綦如可接謦咳如可聞爲之屏營旁皇不能去已去而中心悽焉悵焉不能再過焉嗚呼昔時同學零落盡矣父之執數輩或絕無後或子歿孫存單微已甚書院肄業者百人最長猶余去後生也而予以故人弱息白首重來九原可作其以爲何如哉夫今昔之感在桑梓間久習相忘他鄉偶至則倍觸於懷恆情也若子俯仰生平赤子天性之慕有不覺涕之無從者非但今

昔之感而已孫昂在側如子從親之歲書以示之

重葺休園記

方象瑛

休園在江都流水橋前水部士介鄭公之別業而其孫懋嘉孝廉讀書處也水部當明季時與兄長吉超宗贊可三先生文章聲氣重於東南各爲園亭以奉母長吉公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超宗公有影園贊可公有嘉樹園士介公年最幼閉戶讀書獨無所營後以司空解組歸始買朱氏址以娛老因名曰休園子侍御晦中公繼之園乃益盛兩公相繼歿懋嘉孤幼幾爲強有力所奪者數矣懋嘉心傷之英年攻苦焚膏繼晷

出而捷北闌始復前人之舊而增修之其中曰語石
堂曰漱芳軒曰雲山閣其右曰葢栖曰花嶼其左有山
山腰有曲亭顏曰空翠山亭其後培植小山叢桂森列
顏曰金鷺書屋屋後修竹萬竿有軒曰琴嘯由琴嘯而
左經竹林長廊數十間曲折環繞曰衛書軒軒傍有塘
塘植芙蕖數畝開時清香襲人衣袂顏曰含清別墅墅
傍有臺名曰得月居中則爲墨池閣閣前壘石爲峯下
爲池架以石橋峯之前後皆有亭榭曰玉照曰不波航
曰枕流曰九英書塢結構蕭爽極園林之勝特以地經
內宅遊人多不得至余以一日之雅登臨而徧歷焉大

約園之景臺沼而外有古樹有修竹有高柳長梧而石
山爲最石勢突兀起伏不一約其大者有三峯焉登其
最高之巔望之維揚兩城厯厯鱗次江南諸山縹緲煙
霧間余名之曰第一峯不異登吳山左江右湖煙火萬
家也園之時宜春宜秋宜夏而余以仲冬至積雪滿天
寒鴉叫樹時聞竹中鶴唳聲寂絕似非人境余賦近體
二章并留題三峯草堂兩截句懋嘉復請余爲記夫江
都繁麗之區故多園亭然自隋煬以來所謂螢苑迷樓
竹西歌吹固已不可蹤跡矣卽如超宗先生影園稱極
盛當時黃牡丹盛開集四方知名士讌飲賦詩彙成盈

寸緘封論次以南海黎美周爲第一至酬以金卮抑何盛也轉盼五十年間園林易主臺榭荒蕪近且不知其處而水部休園獨歸然於兵戈患難之餘豈非園之盛衰固賴乎其人歟懋嘉旣登賢書文名卓絕江左槐廳栢府直君家故物耳何足爲懋嘉重繼自今益務栽培使堂構之貽子孫世守之永於勿替是則懋嘉纘承之大而亦兩公所陰持而默相之者也如以耳目之玩丹牖增飾爲不墜先澤猶其小焉者已余之語懋嘉者如此遂書之以爲記

叢書樓書目序

全祖望

乾隆戊午予爲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於今蓋六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爲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于予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揜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乎予以爲此猶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於讀書然所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有得耶夫誠研精得所依歸而後不負讀書卽請以韓江之先正言之其在唐時曹氏李氏牢籠四部稱爲博物之雄選學之大宗也選學漸衰士以經史之文相尙逢原頡頏曾王間太虛豫于蘇門六學士之目八家文統之功

臣也文章尙屬小技若孫氏之春秋出自安定先生之傳竹西王氏之周禮出自龜山先生之傳力排異說蔚乎大醕而明世海陵格物之旨羽翼新建遺經之世胄也韓江先正之箕裘遠有端緒固未可以聲利之場目之也馬氏兄弟服習高會之舊德沉酣深造屏絕世俗剽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薈萃儒林文苑之部居參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不已以文則爲雄文以學則爲正學是豈特度閣不觀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也韓江先正實式憑之而僅僅與葛氏爭雄長乎哉今世

有所謂書目之學者矣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薄翻以資口給卽其有得於此者亦不過以爲擣搗獺祭之用叢書樓書目之出也必有以之爲鴻寶者矣豈知主人已啜其醴而哺其糟乎聞吾言者其尙思所轉手也夫

平山攬勝志序

汪應銓

余嘗以謂揚之蜀岡與蘇之虎邱相隔江南北而兩山相類顧野王謂虎邱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非培塿淺異疏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復綴抑巨麗之名山大吳之勝壤蜀岡隆然土阜發脈萬里朱子所謂岷山

夾江兩岸而行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洪邁以爲登臨氣概突兀古今蓋皆指蜀岡言之甚矣兩山之相類也虎邱自晉二王捨宅至唐而魯公有崇飾四時新之句白傅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之詠棟宇之盛可以想見明遭蹂躪旋復舊觀以迄今日虎邱爲東南游觀之最勝千數百年於茲矣蜀岡自歐公守揚作堂宏壯冠絕淮南而公徒知他郡其時已有池臺草莽之慨其後數百年屢有興廢而余十數年前所見荒途曠野歸然古堂與棲靈舊刹寥閬相並而已吾家光祿君不惟葺而新之於堂之東西朔營重構梵

宮禪室飛樓湧殿一如毘盧示現人間亭榭之參差欄檻之高下繚垣之曲直互相蔭映蔽虧于萬松茂樾寒泉澄碧之間行旅有憇息之所游人有憑眺之娛不啻舉海湧一峯相伯仲矣余嘗閱虎邱山志援引詩文多幽遐瑰異之作亦其景氣使然光祿君編斯志也春容大篇有過之者復有飄然不羣足備吟咀詩文與山水千古矣旣卒讀序而歸之

平山堂小志序

程夢星

揚州名勝之地自昔有聞而平山堂者肇始於歐陽文忠厥名特振顧由廢興不一山堂之勝概與歷代之咏

歌編摩記載卒無其人予嘗慨焉欲有所論夫蘭亭之址發皇於右軍虎阜之墅維珣及珉鄧尉因於鄧禹焦巖著自焦先有子美之幽寄乃留蹤滄浪之濱有和靖之棲遁而后孤山之跡以存凡此類者雖一山一水咸藉淹雅之士薈萃于篇所以前人之流風遺韻不致鬱湮後之覽者亦足以當夫遊般矧斯堂也極盛於慶曆之際折花命酒讌集朋賓歐公往而劉公至一時風景依然迨東坡三過尤寄意殷勤南渡已後戰壘雲屯基傾草鞠樵牧紛紜元明之代低徊憑吊者惟徒感歎于荆榛泊我

熙朝賢守高士經營修復踵事維新

聖人南狩

翠華時巡騰

六飛而來幸灑

宸翰以寵頒於是山靈獻媚竹樹增妍詩歌盈耳遊賞摩肩

此則近事之有徵者又曷可以闕而無傳至於訪栖靈之舊塔辨大明之芳泉眺摘星之傑峙尋蜀岡之蜿蜒春貢之亭足考竹西之路可循是皆有須綴輯以補圖經之未全予竊有懷於此而愧塵俗相牽爾迺操觚勒成一編越十旬之休暇彙今昔以流連庶騁懷遊目者

於此其有取旃

揚州東園記

屈復

東園曰揚州者別於真州也園在城西而曰東園者地居蓮性寺東因以名之從舊也前五十年余嘗登平山堂北郭園林連錦錯繡惟關壯繆祠外荒園一區古杏二株扶疏於雲日叢篁翳密荆棘森然去年春又過之則蕪者芬塊者殖凹凸者因之而高深遊人摩肩繼踵矣周以修廊紆以曲檻右結翛然亭左構春雨堂嶺下爲池梁偃其上新泉出焉味甘冽不減蜀岡名曰品外第一泉雲山呂仙二閣矗乎前後門臨流水花氣烟霏

而古杏新篳愈濃且翠縱步躋攀攜手千里堂以讌亭以憇閣以眺而隔江諸勝皆爲我有矣臨汾賀吳村舉酒屬子曰此某偶約同鄉諸君所新葺者也歐文忠東園有云四方之客無日而不來吾三人者則有時而皆去也今揚之衝繁過于真來者日益多君行且歸老渭北余明年亦將旋里矣幸爲余記之夫君與鄉之同志標舉勝概旣各適其適而籬門不閉揚之人士又時遊焉雖去而鄉之同志有不封殖其林木修葺其墻屋者乎揚之人有不因鑑湖而懷賀監者乎則君固未嘗去耳吳村名君召喜風雅好賓客與人不設町畦每觴余

于此余知其襟度灑然異夫擁所有以自封者故爲之記

平山堂圖志序

趙之璧

平山堂踞蜀岡巔宋慶歷八年廬陵歐陽文忠公守揚時所築也蜀岡在宇宙間不足以言撮土揚州地勢平衍俗好爲高樓傑閣以收遠景平山堂特其一耳乃流傳至今七百餘年屢廢復興登斯堂者至低回留之不能去豈不以其人哉我

聖祖仁皇帝臨幸斯堂寵頒

御藻我

皇上四幸江南

宸翰龍章極寵遇褒嘉之美異世名賢遭逢

聖主信千古所未有也之璧奉

命膺轉運之職來居是邦雖無守土之責而高山景行向往

維切況恭逢

翠華蒞止得備掃除供頓之役瞻

雲漢之昭回遡前賢之芳躅其歡欣踴躍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因以其暇日與一二好古之士流覽山川網羅載籍汰舊志之繁冗變其體裁而益以未備因平山堂以及蜀岡因蜀岡以及保障河因岡與湖以及諸園亭祠

寺竊仿古人左圖右書之義勒成一書曰平山堂圖志
縱未敢爭勝前人要於歐陽公所云事增於前文省於
舊者其庶幾焉夫地以人傳而人之傳又視其遇不遇
之壁既私幸躬逢其盛而又慶斯堂之遇則是役也其
不可以已矣夫

讓圃記

張四科

郡北郭天寧寺側隙地百餘畝竹木森蔚距城不數武
而窅然深邃若山林間蓋晉謝文靖公別墅也以多銀
杏故俗有杏園稱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季構行庵於
其中旁有某氏廢圃因從容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

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其宅意顏之曰讓圃入門軒三
楹明簡庵略禪師退院所居舊名松月今仍之軒後一
銀杏樹大蔽牛下累白石爲塔卽藏簡公爪髮所一碑
爲姚少師所作塔銘由軒右入有小樓登之樹色浮空
雲影在下曰雲木相參樓樓之右蘿陰如幄一逕出其
下曰蘿逕逕盡得小齋曰黃楊館其左由步廊達樓後
土岡起伏悉植梅花曰梅坪循岡而右一古井曰遺泉
泉上有亭翼然左右修竹數百竿梧桐二三十株曰碧
梧修竹之間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
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春秋佳

日選勝探幽多在于此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于行庵讓圃間賞其地之勝而慶余輩之獲結鄰也乃未幾而同人凋喪殆半前年夏嶰谷亦歸道山近南圻復移家金陵惟余與半查及二三知舊消聲匿影于荒林老屋之中友朋文酒之樂非復曩日矣夫此地隱于幽僻賴謝公輝映前古歷千載而始得余輩徒以一觴一詠流連往復于一時無修遠之名爲之增重而又風流雲散今昔頓殊吁其亦可悲也已不有所述後之人其將何以考諸爰囑膠城周牧山作圖而余爲之記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朔日

重建竹西亭記

代

蔣恭棐

唐杜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建亭者之以竹西名蓋出於此宋歐陽文忠有竹西亭詩蘇文忠公詩有過廣陵擇老相送竹西亭下亭之重於揚州舊矣乾隆丙辰余爲都轉鹽運使駐此與同年程太史夢星大會名士於平山堂登蜀岡眺望間所謂竹西亭者太史爲指點于荒煙蔓草間而告余曰亭不知建於何人何時宋紹興間向子固嘗易其名爲歌吹燬於火隆興間郡守周淙修之復舊名歲久而圯明神宗時縣令張寧移建於北岸之皂角林側未幾亦圯今東望舊刹卽

古禪智寺攷古今詩話亭蓋在其前云余於時慨然有
修復之志不數月輒以罪去更歷邊塞閱十有八年歲
癸酉復轉運茲土太史已與諸同人復亭之舊爲具尊
罍召落成焉至則泉流竹茂新亭翼然前闢埠百尺以
傲岷臺後構堂三楹以傲藥圃登斯亭也遙睇南徐北
固諸山如拱如揖風帆沙鳥若卽几席漁響梵音泚泚
入耳余顧而樂之太史舉觴屬余爲記余惟人世間一
切盛衰隆替如水容山態朝夕殊形其大者莫不然何
有于一亭之興廢哉雖然地以人傳而非其地之盛則
亦不足以傳其人茲地因樊川之句以爲亭因歐蘇兩

公之流連于是亭而益重于世彼易其名與遷其址者
陋也周程兩君子後先輝映其賢乎哉余抱修亭之願
以去落成而來亭不因余成而余之來適與亭會余之
文不足重斯亭而亭若有待焉因不辭而爲之記

揚州府新舊二城圖記

沈大成

揚州之名昉之於古自漢以下或爲廣陵郡或爲國或
爲江都江平郡唐武德時改南兗州繼改邳州已復爲
揚州元爲揚州路明初置淮海府旋改淮揚府後改揚
州府 本朝因之府之新舊二城皆因宋大城改築宋
有大城又有牙城後又建夾城是爲三城南北一十五

里一百二十步東南七里三十步蓋聯蜀岡上下以為城矣舊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末明太祖所板僉院張德林始改築之約十里周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廣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曰甯海今日大東曰通泗今日西門曰安江今日南門曰鎮淮今日北門曰小東在東南南北水門二引市以納於隍新城即宋大城之東南隅明嘉靖間知府吳桂芳始議興築後守石茂華踵成之自舊城外之東南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極於舊城外之東北角約八里有奇周一千五百四十二丈門七曰挹江今日鈔關曰便門今日徐寧曰拱宸今日天寧曰廣儲今日同曰便門

今日曰通濟今日曰利津今日東關南北水門各一南即運河為隍北鑿隍與舊隍連亦注於運河旌德劉山人茂吉精於準望之學周行審測久而成圖修廣奇袤跬步不失既繪新舊二城因及城外水道環城而流者為隍隍之岐有三其北出拱宸門西竝鎮淮門經紅橋仍折而北將抵長春橋西折而行過蓮性寺又折而北迤邐至於蜀岡之麓其上則平山堂也其南出安江門過響水牖竝挹江便門二門折而東歷通濟利津便益三門而至高橋隔岸香阜寺皆運河也其自高橋西趨草河則由迎恩橋而會于長春橋焉其自響水牖而下別出

增補甘泉縣志 卷十九
爲硯池其自館驛前直趨而南則入大江之路矣圖竣
余爲述之云

顧烈婦傳

沈大成

嗚呼人之自立豈因貴賤哉夫行之所重者節義也事
之所難者死也今使變故猝乘關於倫理義有不得不
死者或以地分之卑而自委以苟免者有矣是其害中
於貪生而意搖於羣言始未嘗不奮激而卒爲人所惑
求其皎然不欺者蓋千百而一見焉以吾所聞若揚之
顧烈婦豈非難得者歟烈婦姓顧氏甘泉人夫薛某人
奴也死無子翁老矣欲奪其志烈婦誓不嫁小姑旦暮

勸之曰吾家微嫂卽守節人誰知者婦曰我代夫奉親
職也豈求人知且人之立身豈限于賤微哉繼而勸之
迫婦痛苦曰吾有死殉夫耳若再言血我剪刀矣小姑
旣去遂闔戶自經啟視之麻衣垂垂然面夫柩慄然如
生氣絕久矣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也距其夫死
僅二十九日嗚呼烈矣哉烈婦旣死其事漸聞郡中翁
老其母家又貧不能請旌有司上海凌孝廉叔子來述
其畧因書之以俟采訪且爲之贊曰

其身微兮其行潔舍生取仁果而決昭昭大節日月揭
杜氏三世家傳

杜氏三世家傳者爲致仕河間守甲而作也何言乎三世守之曾大父大父若父也曷爲自會以下舉近且徵信也曰

雲達公諱士標其曾大父也其先本明應天人所居在金川門外其遠祖有梅軒公諱昂者始遷于揚遂爲江都人以耕讀世其家好施與稱善門杜氏公幼治禹筭業日起始新東關草堂之宅明末四郊多壘公先令家人至樊泚鎮避難而身居舍有客兵掠婦女數十過其門驅入鍵閉約曰若爲我守歸有逸者齒我刃羣躍馬而去公念兵歸婦女非辱卽死啟鑰盡縱之而火其居

公生明萬曆辛巳十一月某日卒於順治辛卯十月某日壽七十有一無疾而逝人以爲有陰德之報云以孫貴贈奉政大夫配陳氏太宜人子一卽萬子公萬子公諱仁傑其大父也邑諸生明崇禎末四方寇訖公雖爲文學掌故而人材武喜擊劍論兵奮然有志于功名當明福王時馬阮亂政公糾同學二十四人上疏劾馬士英士英怒遣官旗逮問督師史閣部以諸生言直請賞其罪留令輸家財佐軍初公將出就逮潛赴樊泚鎮泣辭雲達公父子相勉以忠義事解得免而家破矣後季子爲永定河同知其伯氏偶至固安城北王處

士家見案頭殘稿有與杜萬子倡和詩詢知其從祖克萬作當日上疏二十四人之一也懼禍亡命至北且述劾士英事甚詳蓋克萬曾與子姓言之故厯厯如繪云公生明萬厯癸丑七月某日卒於康熙乙酉十一月某日壽五十五以子貴封奉政大夫配王氏繼胡氏俱太宜人子八采東東秉來杲栗其末卽果齋公

果齋公諱于藩字碩夫一字果齋其父也性明敏習知河渠水利嘗赴京兆試過淮謁河督于公成龍指陳擘畫動中機要于公器而留之在工五年敘勞當爲縣除河間之吳橋會歲凶公履行心察密疏于籍歸而按賑

吏不敢欺有面垢衣鶉而乞補者公曰若非某鄉某耶前至若家蓄儲備具何敢給我笞而遣之一時以爲神境有殺夫婦于道而賊不得同時某買幼婢請立案公呼前新衣而衷舊襦長因問舊者誰之衣曰吾母也母與父今安在曰皆死矣然則鬻若者誰也曰叔也因視其襦漬血公憶曾有兄首其弟掠賣人者恍然曰被殺者必婢父母殺人者必其弟而詭稱兄追首者至一訊而服盜發久未獲一日報得七人公鞠其六非實所由白限迫公曰我豈以六命易一官立釋之公爲縣凡十三年擢永定河北岸同知又七年始遷長蘆分司前後

數署它劇縣廳道暨權使印咸治以飭吳橋東光民爲立祠是時長蘆鹽政窳吏與商相市帑耗賦逋公私狃爲常公憂之屢白于上官不省已而果獲罪而公亦坐累去職初公之權靜海也故令馬僅遺一穉女公爲經紀歸其喪養其女于署長而嫁之洎罷居津門鄰有嫠舊同寮婦也死無棺天方寒公脫裘而賻焉公旣明于行水其在永定河績最著雍正四年故相國朱文端公議復直隸水利駐津諮訪材其能將薦起之而公旋卒矣其治河方畧具載文安陳學士儀舊所爲傳中文多不載公生康熙甲辰二月某日卒於雍正戊申五月某

日壽六十有五以本官封奉政大夫配徐氏繼蘇氏俱宜人子四長卽甲也歷官河間府知府致仕亦以廉幹稱餘俱夭折孫六喬齡錫齡鶴齡九齡元齡旭齡錫齡見官汲縣知縣喬齡鶴齡已卒曾孫六俱幼論曰余觀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出自祁姓其望有四京兆襄陽洹水濮陽其始皆析于杜陵在唐爲宰相者淹如晦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棕正倫鴻漸暹總十一人迨宋有正獻公衍者踵盛于越州其它焯見史傳每代不乏若雲遠公之子若孫行義不苟立名當世又有賢曾元能紹承之其澤蓋未艾也故爲書之如右

汪可舟岷嶠山人詩序

杭世駿

維揚都邑隱賑物力殷饒聲明文物甲於江北諸郡士
負異才聲詩乃其長技無所發洩往往開設壇坫矜奇
選對詩社之興其以此歟以予所知程太史香溪樹芳
範於篠園馬員外嶰谷結清響于行庵羈客寓公以及
智杖漉囊之僧退閒養晦之士夫莫不聯翩入社競長
敦槃二公殂謝事稍陵夷張員外漁川以沈鬱澹雅之
才收遺老而嘘枯汪博士對琴挾清懿淵懋之資合羣
莫而設藝江藩伯鶴亭構淨香之園闢梓花之宅食客
儷於原嘗酒人方之河朔高唱則凝雲不流喝盞則湖

波沸洶洶菽圃之總持而騷壇之盛軌也可舟汪先生
生同時居同里才氣無前賢聲藉甚人以一接警咳爲
榮招之不肯來強之而不可致委巷寒廬冷吟孤嘯以
自適其性情而不肯傍人門戶如南村之隱不附宗雷
其高致可想也余主教揚州君未嘗通一刺飲於徐氏
翠交林與余不交一語余欽其品不責其傲也燕齊吳
越之郊皆君所再至而三至者襄漢之間尤君熟遊地
也客居無俚一病摧頽遂以不起嗚呼君竟止於此乎
有詩四百篇手自選存斷以五十爲始孤子本復請余
論定且督序焉君之詩非余所能定也君之行誼與其

增修長興縣志 卷十九
經歷則余所稔知也因詩以證其生平友朋戚故之間
勤拳懇摯情見乎辭未嘗有尊己卑人之見芥蒂于方
寸者不肯翕翕以熱則君所自處也諸家之社余徧嘗
摩壘而致師焉君爲其介余爲其通兩人之優劣故不
以此分而君則倜倜乎遠矣

韓江雅集序

沈德潛

韓江雅集韓江諸詩人分題倡和作也故里諸公暨遠
方寓公咸在畧出處忘年歲凡稱同志長風雅者與焉
既久成帙并繪雅集畫圖共一十六人詩筒郵寄屬予
序予惟古人倡和者唐如王裴倡和賈岑杜王倡和荆

潭裴楊倡和元之與白白之與劉皮之與陸並以倡和
稱宋初西崑體有楊劉之徒十餘人元季玉山讌集有
顧仲瑛楊鐵崖諸人明代如沈石田文徵仲唐子畏諸
人次韻詩亦復斐然而吾謂韓江雅集有不同於古人
者蓋賈岑杜王楊劉十餘人倡和於朝省館閣者也荆
潭諸公倡和於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於輞川皮陸之
於松陵同屬山林之詩然此贈彼荅祇屬兩人仲瑛草
堂讌集祇極聲伎宴遊之盛沈文數子會合素交量才
呈藝別於賈岑以後詩家矣然專咏落花而此外又無
聞焉今韓江詩人不於朝而於野不私兩人而公乎同

增修甘泉縣志 卷十九
人匪矜聲譽匪競豪華而林園往復迭爲賓主寄興詠吟聯結常課并異乎興高而集興盡而止者則今人倡和不必同於古人亦不得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昔王新城尙書官揚州司李時招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諸名士修禊紅橋各賦冶春絕句客俱屬和今追憶比於杜牧風流付之夢寐矣乃八十餘年後有好事者追前塵而從之新城餘韻不仍在綠楊城郭間也予嘗經蜀岡登平山堂弔歐陽公遺跡遠山長江溶溶鬱鬱如眉如練嘗夢魂飛越於此倘得廁名賢之末相與搜奇抉勝較工拙于鏗鏘幽渺之間亦江湖之至樂而留滯春

明有懷莫能遂也書復諸公以志我媿且爲他日息壤之券云乾隆丁卯冬月

李母胡太孺人傳

鄭虎文

母姓胡氏江南金壇人年二十歸江都光祿寺典簿李公中葦爲側室凡三十年而寡又二十三年而卒春秋七十有三光祿生子四人長雷次沅次湘次道南雷字震百道南字晴山母所出也光祿家故饒於財以受產獨薄又性樂閑靜初未有子以兄子宏演爲後則悉委以家事光祿歿產立盡於時或勸母宜詰責其數歲所出入母不可儻居移臥具挈二子出久之憊甚復棄去

則誅茅編蘆以棲深廣尋丈用席障以處而外爲座以待二子師友之至地窪每大雨水挾諸穢四集浸淫室中母處之晏如也母資女紅給朝夕不給則日市餅人食一二枚不再食又不繼則貰取之會歲盡晴山念先人所遺水玉印章二猶在篋將謀貨於戚某以輸餅直命婦取章章墮地碎婦泣母笑曰操此章以乞哀富者非吾志今章碎絕女妄念甚善何泣爲餅師感之爲折券棄責維揚爲鹽賦所出地地多商士人化其習競走利母惡之戒兩子毋與富豪兒遊雖族屬勿令妄有所往以故有力者相環眎鮮肯引手援者二子體母志類

皆廉靜彊毅以自克一意刻苦於學學旣成晴山補博士弟子員有聲於時時當塗吳孝廉銳故安溪先生門弟子來爲江都廣文且主安定書院講席極愛重晴山一日偕江甯程孝廉文過茅舍曰願作竟日談毋吝我卽以飯飯我晴山唯唯時家方斷炊無以應也未幾母呼晴山入持黍肉出飯客客去晴山踞請所自母指榻後蘆壁曰頃解裏衣穴此浼鄰媪買錢市以享客晴山爲泣下至今維揚人猶能道其事晴山兄震百能文會母喪毀卒晴山益不自聊賴八應省試不第乾隆己卯秋始以詩經魁其房辛卯會試已定元改置第二名成

名進士距母歿時已二十有三年矣母遺斷鍼滿篋晴山時時撫之泣知晴山者哀之為作斷針吟聞者競和流傳及子子因麓知母及晴山狀乾隆壬辰歲晴山來秀水一見如舊相識延之家塾每夜語歡甚間舉所聞母一二軼事叩之輒涕下哽咽不能語遂不復問退而掇拾所聞於揚之人者為之傳示晴山晴山且讀且泣曰君能言道南所不忍言於是乎書而歸之

宋雙忠祠碑文

并序

姚鼐

東海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于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

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眾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于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為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于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亡之後效節于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為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侈壞歲久不修其于

聖朝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意甚不足以稱吾將
率先飭而新之眾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
竣工桐城姚鼐為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
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
眾遷誼不辱身死為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于牀
茵烈士拊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

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
蠲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東來對昏至姚鼐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
肝使婦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
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為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
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為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
食周粟而皆為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為不
善非不聞有禮義廉恥之介也出于情所不自勝則潰
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為善亦若小人之為不

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
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喪俞氏謂母初
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
室莫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
十餘年姑死俞氏守節以終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
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
于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
人祠之于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
姚鼐爲之銘曰
親吟于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

圻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瓦甃何究何思一決于誠志存
身滅夫豈殉名德衰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
銘

史忠正祠記

謝啟昆

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
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甯尙與宋南渡相彷彿

特命存福王年號而于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子之之
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

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歎史公之

心跡得大白于

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
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棟宇
斬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公之
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卽史所稱
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
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高
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昇之至小東門見
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因
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

屍腐變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曰德
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知
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鎮爭長高傑駐揚州
抄掠遍城外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勛誣殺之朝命公往
傑乃聽命公爲屯其眾於瓜洲衛允文督興平軍與黃
得功構賴公遣官馳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
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腦所
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德
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某
始來揚土人侵公墓地白於官清還故址以前運使朱

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鄭公建祠三楹今又請於運使邊公上鹽政伊公復修置門樓三間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父子前後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庀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不幸也余既喜于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于是書其事而爲之記

汪氏捐立學田碑

震

揚州府暨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歛之汪氏用鹽鹽起業于斯地也久乾隆三年曰應庚者捐餼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四百餘畝入租粟以爲歲葺費俾無隳前功儲三年之通資財贏饒三館之士就布政司選也出以佐其所不給如是廿年矣其孫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勿壞念一家私任其勤非遠計請以田分隸三學董之子既嘉汪氏之爲善祖若孫相繩有終而因嘆夫後此而終之實難也事無大小亘古今無豫爲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無自開者蓋有故凡事之經紀于官府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爲利

實然不可已既歸之官府矣居官者誠能惻然有所恤至于久久猶以新意持之雖侵漁之吏饒墨之夫千百圍視御之如發蒙振落咸無所肆其梅巧或不然則以侵漁饒墨者之肩比踵接而臨御其上日居官爲遽舍不專任責及夫既墮乃後起廢勦根使實利之日侵月削以幾於亡者整之還其舊雖致力百倍於始事者且無濟也此吾所以謂終之實難者也因汪氏之請予言爲永終其譽是圖予遂假以道吾之感以明惻然有所恤之意告蒞事之君子

書吳尋陽公主墓志銘後

億

志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懸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蕭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畧而不道今尙於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隆演傳內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於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旣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

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于吳朝尋擁麾幢于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竝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秘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舞嚴老竝幼而岐嶷考二子

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竝與誌同又言享年三十八歲箕箒二十二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歸窆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于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人臨文之慎如是危德興

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未建國而德興舊官于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考者得以資焉

甘泉山獲石記

阮元

嘉慶十一年余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葬於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榻之其一石可辨者中畝美廿八五字又一石美百卅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即輦至

郡齋審視之復以拓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廣陵厲王冢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為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縣舊志皆以為漢厲王冢早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覘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為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即罕觀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之惠政雅風而出者太守嵌此石於壁間

